

2 文华小说丛书
作家出版社

亦是人生

麻承照
袁立沛 著



亦是人生

麻承照 袁立沛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CIP)数据

亦是人生 / 麻承照 袁立沛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7

(文华小说丛书 / 傅实主编)

ISBN 7-5063-1928-4

I. 亦… II. 麻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948 号

亦是人生

作者: 麻承照 袁立沛

主编: 傅实

责任编辑: 联国

装帧设计: 会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 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22.5

印数: 2000

版次: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28-4/I·1912

总定价: 150.00 元(本册: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入狱	1
第二章	下乡	32
第三章	遭难	67
第四章	婚恋	128
第五章	平反	186
第六章	打工	224
第七章	情殇	268

第一章 人 狱

—

一九六一年冬天，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又一次侵袭杭州湾，美丽的杭州变得更加萧条、肃杀。位于西湖东侧的杭州康复医院，也显得同样不景气，进出看病的人们，走路的步子缓慢沉重，有的甚至摇摇晃晃。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病人有的是需要打针吃药，有的只要吃饱饭就能百病消散。

这天下午，竖在医院花圃里的一根电线杆上，青年电工方明正在修理被风吹断了的路灯。忽听下面有人叫他，他低头一看，是人事科里的干事小黄，说人事科有事叫他马上去一趟。“好，我把这盏灯修好就来！”他说。

“不用了，路灯等你回来再修吧！”

方明此时正在干活，没有细想，把工具袋在灯杆上一挂，嗤的一声溜到地上，见小黄还在等着，便自己先走了。走了一段路，见小黄紧紧地跟着，狐疑地问：“人事科叫我去有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是科长叫我来叫的。”

方明从小黄那里听不出什么，他的疑虑更重了，心想：“是不是我写的那封匿名信给他们查出来了呢？”

方明想到这里时，人事科到了，见门关着便推了进去。他刚刚跨进两脚，紧跟在后面的小黄向坐在里面沙发上的两个陌生人

说：“他就是方明！”

方明还来不及看清那两个陌生人的面容，那两人蓦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扑到他的两旁，一手抓住他的手，一手搭住他的肩胛，不由分说地把他架了出去。

他们穿过了楼梯，穿过了医生、护士和病人们无数双发怵的目光，走到早已停在大门旁边的那辆绿色的吉普车。“进去！”那两个凶狠地对他吼了声，就狠狠地把他推了进去。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方明坐在车厢的底板上，他刚抬头问了一句，就被其中一个年纪只有三十岁左右的人用力一按，命令他说：“不许抬起头！”

吉普车在轰鸣中像野马般飞驰而去。

方明坐在底板上，头颅被一只大手紧紧地揪着，抬不起来，只知道下面的车轮在急速的滚转，就是不知道那车会开到哪里去。

十多分钟过去了，车仍在路上飞快地开着。方明坐在里面，隐约地听到远处传来河水流淌的哗哗声。那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好像就在车轮下发出，几乎把汽车的马达声都掩盖住了。这到底是哪里了？他挣扎着猛一抬头，两眼往前一看，正瞧见三四百公尺远的那所小学和门前的那条浣纱河。他就是在这所小学毕业的，他的少年有很多个夏天在这条河里洗澡与摸鱼。他很熟悉这里，当然也知道了这哗哗地发出水声的地方，就是河水越过闸门落在很深的河床上；更知道这道闸门的上面，就是架着这座叫做小车桥的桥。而一想到这座小车桥，他就联想到跨过它便是由解放前的浙江省第二监狱改成现在的杭州市公安局看守所，更想到了宋朝的岳飞被秦桧一群奸臣所杀害的风波亭，也是建在这座小车桥上。岳飞是他崇拜的无数英雄中的一位，文武双全，正直不阿，被害时间是1142年1月28日，与岳飞遇害的日子隔了818年零11个月。他知道自己与岳飞不可相提并论，但一想到岳飞就是死在这里，而自己今后的命运也不知将会怎样……然而他还没有想完，那辆载着他的吉普车呼的一声穿过了短短的小车桥，又

穿过了由两个持枪的武警把守着的大门，直冲里面而去……

二

这是一间有十五六平方米大的牢房，里面黑森森的，放着十多张“白鸽笼”，有三十来个人并排坐在床的下铺上，上铺放着折叠好的被褥。在靠砖墙的那边有两只窗口，装得很高，且有粗大的铁条，既看不到外面又阻碍了外面光源的照射，以致这三十来个人的脸容显得特别的苍白、阴沉和可怕。

方明被推进这间牢房，马上有个值班犯人迎了上来，指定他在某个位置上坐下。他坐下后一切声息都没有了，这间牢房犹如一潭死水潭，他的到来只是扔进一块小石子，激起微微的波动，很快就平静了。但也有一二个犯人在对他饶有兴趣的笑笑，好像在说：“啊，朋友，你也来了啊！”偶尔能听到脚镣或手铐的铿锵的碰撞声，使这牢房显得更为静穆与阴森。他见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境地，不禁毛骨悚然，又想到了刚才进来时被看守员搜去的那张亚苏的照片，泪儿模糊了双眼——那张亚苏的照片，一直像护身符一样放在他身上，现在被搜去了，似乎今后的命运就要失去保护而遇上厄运了。

过了一会，装在原板壁那边的小窗打开了，露出了一张长长的脸孔，表情呆板迟滞，像是动物园里的饲养员对着动物敲着饭勺，大声地叫嚷着：“开饭了、开饭了！”随着这声吼叫，全牢房的人都伸了伸腰，嘘了口气，眼睁睁地看着窗口递进来的饭。但在押犯人不能向劳动犯直接领取，要经过值班犯的转手。方明坐在原地也同样接到了一碗菜粥，然而他捧着它怎么也吃不去。黄昏临近了，牢里的光源越来越暗，装在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电灯亮了起来，四周是一片忙着喝粥的声音，只有方明仍然一声不响地坐着。他想起了这时候的家里，侄儿阿刚在弄堂口等他下班回来吃晚饭，而母亲见这么晚了叔侄两人还没进屋，也走到弄堂口

来看。因为医院食堂有荤菜，比店里便宜，他每天总想买一份回来让母亲与侄儿吃。他想今天他们祖孙俩肯定与往常一样在等着，却没有想到他已蹲进了这里的牢房……他想着想着，泪水如断了线似地滚了下来，一滴一滴地掉在粥碗里。

“赶快吃吧，你不吃，那碗粥收回去了。”

方明抬起头来，看到值班犯在对他说。他又看身旁的人张开嘴贪婪地盯着他手中的粥，却没敢开口向他来要，于是他就把那碗粥递给了值班犯。值班犯也原封不动地交到窗外正在收碗的劳动犯。

晚饭后，牢房又如死水一潭了。方明看看四周，正看见值班犯招手叫他坐到他身边，接着对他附耳轻轻地说：

“到了牢房，就要遵守牢房的制度，按时就寝，按时起床，白天大家坐在下铺反省，晚上就寝后不许做任何小动作。犯人之间不能称同志只能称同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互相交谈，以免泄露自己的案情；同犯之间也不能互相赠送物品，以免增进同犯的感情。还有，在你进来二十四小时内有预审员要来提审你，你自己犯下的罪行赶快反省一下，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交待得彻底，就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

三

啊，牢房、同犯、反省、罪行、提审……所有这些过去只有在小说和词典看到的抽象名词，如今已化为严峻的现实摆在他的面前了。他不得不痛定思痛起来，然而，他在社会上到底犯了什么罪？过去的经历像银幕上的镜头一样在他的脑海里演播了出来……

一九五七年他报考高中未取，就到杭州康复医院去工作。上班的第一天，他有幸参加了全院职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辩论大会，会场上到处贴满了白纸黑字又画着红圈圈的大字报；

会场上的辩论几乎把他拉回到土改时候斗争地主的情景，被点到名字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院长，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站起来，像接受老师训斥的小学生一般站立着，接受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批判：

你在某时某地说的话，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你在某时某地说的话，就是得不偿失，否定大跃进，否定三面红旗；

你在某时某地说的话，就是业务挂帅，走白专道路……

谁知当天方明回到家里，姐夫在自己单位里也被广大革命群众批判过了，说他在某时某地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了一些现在农民太苦了的话，于是破坏工农联盟的一顶帽子，就像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扣在他的头顶上了。

第二年的秋天，方明作为一名本单位的青年职工，被抽去支援大炼钢铁。工地上热火朝天，一排排耸立着两人合围大、两米高左右的小高炉，炉口外的鼓风机在日夜吹响，从炉顶口喷出的火焰夹带着火星，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照亮了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一条横栏上写着1973年，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中国工人手里拿着钢铁产量的指标，一脚迈开大步跨了过去，而矮小的像丘吉尔模样的英国老头气乎乎地落在后面。这些炼钢铁的人们，都是从各个单位抽调过来的，如同保尔·柯察金在筑路时一样，后面没有人调过来，他们只好坚守着。方明与他们一起，已有好几个日夜未合过眼了，倒入炉子里去的铁矿、焦炭该是熔成铁了，可是烧好后倒出来一看，却是少量的铁水，经冷却锤打后才成为或拳头或面盆般大小不等的铁块，有的因炉子透风技术不高，什么也没有炼出来，成了黑乎乎的一堆矿渣……

那次他炼了几天钢铁，足足瘦了一圈。他回到家里想好好地吃一顿，睡一觉，便提着篮子到菜场转了一圈，然而买什么都要排队，还要凭票，数量又少；黑市上东西是有，也不用排队，但价

格吓人，一斤米要四五元，一个月四十来元工资只能买十来斤米……

又过了两年，即1961年的春天，家乡的邻居阿庆叔来信，说他们老屋的一条横梁已断，椽子和瓦片都塌了下来，需要修理。方明在母亲催促下去了。阿庆婶看到几年前离开这里时还是小孩子的阿明，现在已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不知有多喜欢，可是喜欢过后她又犯愁了。因为自办了公社食堂以来，大队规定个人家里不准开火烧饭，吃饭一律到食堂。食堂里餐餐是菜粥，而且只供应本大队社员，怎么招待客人？后听说方明有粮票，阿庆婶这才转忧为喜，带他到食堂里去了。食堂设在原庵堂里。方明看看盛在钵头里的粥汤能照见自己的面孔，没几口就喝光了。正要出来，忽见堂兄布国哥拄着一根竹棒进来了，他忙迎上去相认，后又陪着他喝完粥汤。“食堂里的粥怎么这么稀呀？都是菜！”方明看不下去了，问道。布国哥连忙掩嘴叫他说话小声点，说张安达等几个大队干部都在后面吃，他们吃的是干饭，还有肉。方明问这肉哪里来？布国哥在他耳边轻声说，他们手里有米，什么都能弄到……

布国哥还没把话说完，他的一钵头菜粥已经喝完了。方明再陪他到家里，帮他在床上躺下后，两人又谈起来了。

布国哥患的是肝炎，肚里已有腹水，脚也肿了，说话很是吃力。当方明问他这病是怎么生时，他叹了口气说：

“人是铁，饭是钢。一个人吃不饱饭，又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当然要生病了。我总算还好，能活到今天，比我早死的已有了不少了；女人要不被饿死，就到有杂粮的地方去给人家做临时老婆。”

方明问他怎么会搞成这种局面时，他愤恨不平地说：“都是人民公社呀！五八年刚办食堂时倒蛮好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家在食堂里放开肚子吃饱饭，不要钱。我们是半山区，也是缺粮区，这米从哪里来？从产粮区白白运来。我们山上的毛竹啊树木啊，也白白地运出去。反正都是国家的，大家也不计较。上级下达的各种生产任务都很高，你不完成，就插白旗，

挨批斗，取消饭筹。挨斗没有什么，厉害的是取消饭筹。你的饭筹取消了，粥汤也没喝了，谁受得了啊！上面硬性要求，下面无奈响应，什么亩产万斤稻、千斤麦、千万斤番薯等等卫星都像烟火一样放出来了，实际情况不过是上级领导来参观核实时，把别丘田里的稻啊麦啊番薯搬了过来，放在一丘田地里，密密匝匝的。那些领导什么也不懂，看看样子蛮像的，就乱七八糟的估计了一下产量，报上去了；就是懂，他们也不敢说穿，否则就要戴上‘群众尾巴’的帽子，自己的饭碗也要砸了。这下可好，既然你们产量这么高，那下达的上缴公粮的任务也就高了。比方说实际产量只有三百斤，他们报上去的是一千斤，上面下达的上缴公粮的任务就按报上去的比例来交，这样一来，社员们打上来的粮食连上缴的数量还不够，哪有余粮留下来？”

布国哥连连喘着气，过了好一会后又缓缓地说：“还有一个情况，张安达根本是在瞎指挥。他现在是生产大队长，指挥全大队社员生产。像我们山区的梯田，天气冷，水冷，一年只能种上一季单季稻，可他偏要我们像平原地区那样来种双季稻，结果浪费了人力物力，连种子也收不回来。按理说，国家规定留给我们每个人的口粮，也是够吃的，可是完成上缴国家的任务多，我们在食堂里吃到的只好减少了；如果那一半全部发到各家自己去烧，节省点，再掺和点南瓜、番薯等杂粮，倒也够吃了，他们偏要我们在食堂里吃，这样，大队干部、食堂人员他们自己吃饱了还不够，还要照顾家里的人，再照顾他们的亲戚，你想想，我们一般的社员还能吃上多少！”

布国哥说到这里，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又说：“你们在杭州好吧，千万不要回来啊！安达这畜牲坏透了，什么都乱来，生产瞎指挥，整人又狠毒。不管是谁发牢骚，只要被他知道了，就要拉去挨斗，贫下中农也一样，还要拉上五类分子去陪斗……”

“原来这样，这样！”方明听了心里啊啊地悲天怜地地喊道。他离开布国哥以后，又到山上、田地和社员们劳动的地方去看了

看，正是布国哥所说的那样，这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过去报纸上把人民公社描绘成“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世外桃源，全是吹起来的；这次他回乡一看，农村竟是这样一幅景象，不禁使他反躬自问：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啦？

他在家乡住了三天，家里的房子在返回杭州时是修好了，而一大串的疑问却成了他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回到杭州后不再看小说诗歌了，而是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选集》及众多的马列主义著作。他看了这些著作，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断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达到消灭剥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现行的政策，无疑与马列主义学说、毛泽东思想及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相悖的。他认为，目前存在的经济困难，报纸解释为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但却有点牵强附会。因为我们国家大，某些地区难免受灾。在这几年里，我们浙江没有受灾，粮食也是这么紧张，其中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是不是也有人为的因素？

当他认识到这点以后，他的血液即刻沸腾起来，骤然产生了一股从来未有过的力量与牺牲精神，敢于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开火，甚至下定了赴汤蹈火的决心。于是，他对当前的社会现实状况写了十来张信笺的一封信，在信中又以共产主义运动中各个领袖的名言加以评述，敦促党中央赶快悬崖勒马，不然真不知道会把中国引导到哪里去！他写好后还聪明地接受了姐夫被评上右派的教训，在落款处不写上自己的名字，而署名为“中国一公民”，他以为这样公安机关就不会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因此在修改时措词也激烈了点。

最后，在把这封信写给谁的问题上，他犹豫了起来。他觉得从报纸的迹象来看，似乎毛主席的地位比党中央还高；但在他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个人，党中央是集体，在党组织里，毛主席的智慧和功劳无论怎么高，总不能凌驾于组织的头上，因此最后，他还是写上先是党中央后是毛主席的抬头。

当他把这封信塞进邮筒里时，好像完成了一项重大而又秘密的历史使命，心里感到既轻松又欢畅；与此同时，他仿佛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再看到下面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便会天真地自我安慰地想：等待着吧，党中央与毛主席看到了我这封信，就会立刻采取措施，把局面扭转过来的……

四

不出值班犯所说，当夜九点钟，方明就被看守员带到预审室里去了。预审室是在看守所里孤零零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一排低矮的平房，每间只有十五平方米左右，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功，将功赎罪。”的标语；靠门处有一条方凳供犯人坐，对面靠墙跟前有两张桌子，一张供预审员使用，一张供书记员使用。预审员的多少要看案情的轻重来定。今晚来提审方明的，就是来抓他的那个姓章的公安人员，他一人又作审问又作记录。

章同志年约三十来岁，穿着便衣，腋下挟着一只公文包，个子瘦高，面孔白皙文静，目光尖锐却不粗野，如果不是他来抓、来审问方明，方明根本不认为他是吃公安饭，倒认为是教书的。

章同志在一张审问桌旁坐下后，随手指了指方明，叫他在对面一条方凳上坐下，然后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的左边，取出记录稿子，拔出钢笔，用探究性的目光盯着方明，好像是盯着一只刚刚捕获的野兽，不知其性情是凶狠还是和顺。这样盯了一会之后，便声色俱严，例行公事地问了方明的姓名、年龄、地址、工作单位、文化程度、个人成分与家庭出身，他觉得对方回答得很爽快，只有在说出年龄是二十三岁与家庭出身是地主时略为迟疑了一下。

“你知道今天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吗？”

“知道。”方明爽快地答道。

“嗯，”章同志点了点头，语气变得缓和点了。“说得具体些。”

“我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封匿名信。”

方明这样坦率的回答，出乎章同志的意外，几乎打乱了他提审的程序，因为一般犯人回答这一提问时总是说不知道。

“你知道你写这样的信是犯法吗？”

“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匿名呢？”

方明想了想，同样坦率地说：“因为我接受了姐夫和一些右派分子的教训，我看到他们在某次小组讨论会上，提了一些善良的意见，说了一些真话，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不是被监督劳动就是被遣送到农场去了……”

“什么真话！右派分子的言论，完全是进攻我们党和无产阶级的炮弹与毒箭，你从中不接受教育，反而写匿名信否认三面红旗，污蔑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行为，你懂不懂？”

“没有没有！”方明急得大叫道，又做着手势，仿佛与同等地位的人在争辩似的。“我真的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两年前我去参加大炼钢铁，那是什么玩艺儿？我看到两人合围般大的小高炉上，要放铁矿、焦炭，又要人日夜的守着，炼得好的铁块有脸盆那么大，炼得不好的仍是黑乎乎的一堆矿渣。可成本是多少？材料不去管它，单是人和电就够呛了。”

“够了！不要你谈目前社会上暂时存在的表面现象，我要你回答你写这封匿名信的经过情况！”

方明想了想，见坐在对面的章同志已提笔要作记录了，便又滔滔不绝地把去年春天回家乡时的所见所闻一一说起来了。然而说了一半，又被认真地在听、在作记录的章同志大喝一声打断了。他扔掉了笔，严厉地指着他说：“你真是胆大包天，放毒竟放到这里来了，再不老实交代，就把你铐起来！”

方明见他这么凶狠，也就不响了，像绵羊一样蜷缩在那里，可心里在想：是你叫我说写这封信的经过情况的嘛，我还没说好又

不让我说，我就不说罢了。

章同志说要把他铐起来也不过是吓吓而已，他现在的工作就是怎样挖出方明的口供，再看看此人并不怎么狡猾，便继续问道：

“你在社会上除了写这封信以外，还做过其他什么事？”

“有呀！平时我看小说看诗，有时自己也写。”

“嗯，你平时看的书是从哪里来的？看的什么书？还有自己写的是什么？”

方明不加思索地答道：“我看的书都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像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还有外国普希金的抒情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多嘞，说不完。要说自己写的诗，都是写给女朋友张亚苏的爱情诗；还有小说，写的都是我身边的事，不过投到报社里去都退回来了，说我思想格调不高，阴暗面写得太多，不能采用。”

章同志见对方答完了，自己也记录好了。他是刚刚看了从方明家搜来的书、笔记本、小说稿和诗稿等等材料，才来到这里提审方明的；此刻从方明的交待里核对了下，大致吻合，也就不追问了。

他放下了笔，抬头仔细地看方明。他一眼就看出对面坐着的这个中等个子而有点书生气的小伙子，那圆锥形的脸庞，粗粗的颈脖和一双放在膝盖上的大手掌，是通过长期劳动或体育锻炼而炼成；可是从那微厚嘴唇的四周冒出来的微黑、尚为柔软的胡子来看，此人并不老练；但那根挺直的鼻子和从两只明亮眼睛里射出的既不灵活又不迟钝的目光，使人感到他的思想和办事既踏实又坚定……这样的人按他的判断，可以说是不傻不呆，但也绝非聪明，做事一定是诚实可信，选定了目标决不会轻易改动。这样的人按他所学的犯人心理学来衡量是不大可能会犯罪，可事实上在他最近办的案子中遇到的也不少。这曾使他迷惑过，至今不解。他想在以后学习和工作中总会慢慢明白的。他想到这里又看了一眼对方，于是在敌对的思想中多少泛起一点怜惜与同情。

他咳嗽了一下，故作严厉地对方明说：“今天对你的审问就到这里。现在我给你几张纸，你把自己犯罪的过程用书面形式写出来，写好后交给你们牢房里的值班犯，他们会交给我的。”

五

方明回到牢房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同犯们睡了，只有值班犯迎上来指给他一只铺位说，这是你睡的床。他爬上那只指定的上铺，见放着一只铺盖行李，打开一看，是家里的席子、被子和自己日常替换的衣服。他吃了一惊，立即想到这些东西不是姐姐就是母亲给他送来的。而一想到母亲，又联想到十年前土改那年，他到区公所给母亲送监被去的情景，不禁哭了。

“嘘——”他的哭声还没有发出，值班犯连忙跨前一步，手指方明轻轻地说：“严守犯人羁押制度，在牢房里是不能哭的！”

方明的嘴是不哭了，他的心依然在流泪。他躺下后睁着眼睛，怎么也睡不着。灯光整夜地照亮着他的脸庞，在夜里格外明亮，如同白屋一般；床前站立着值班犯，发现谁搞小动作，便赶忙去阻止；门外走动着看守兵，不时打开小窗探视一下牢房里的动静；同犯们都已经睡着了，此起彼落地发出轻重不均的鼾声、梦呓声或磨牙声；有的在翻身时，那戴在身上的脚镣、手铐发出了铿锵的碰撞。他的眼睛越过高高的铁窗，窗外黑暗与寂寞重压着大地；他细听远方，那浣纱河的哗哗声好像他的泪水在流淌；他闭眼回想着家里的母亲，母亲盼望着他立即回到她的身旁；他扪心自问着心爱的姑娘，姑娘以为他是个只顾自己的薄情郎；他转身思忖着同学徐志康，不知道他现在在何方……

到凌晨时，他模模糊糊地睡着了。忽然觉得夜非常的黑，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又有好多人在追赶着他。他拚命地逃呀逃，跌倒又爬起，背后又响起砰的一声枪响。他应声倒下，以为自己死了，但睁开眼睛一看，天已亮了。原来那阵枪声的发射，是那

扇夜里紧关着的铁门在拉响。接着劳动犯前来敲窗喊起床，不久又送来每人两碗洗脸水和一碗粥；随后开始谁被提去审讯，又有谁被押解出去或被关了进来……于是他想到，人生真像在做梦一样，昨天早上自己还在家里，白天在单位里上班，如今却已蹲在这间牢房里了。黑夜做着恶梦，白天也像在做恶梦，就是那整个人生不也在做一个更为漫长的恶梦……

早饭以后，他拿起笔和纸首先写下的，不是章预审员要的书面材料，而是昨夜所见所想的一首题为《狱夜》的诗；至于章预审员要的材料，他只需一个小时就写好了。上交后一直没有人来过问。过了两个月后，才见章预审员又来提审了他一次。那次审问他的态度，显然比上次要温和点了。

“你在里面已有两个多月了，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还有什么要补充交待的？”

“没有了。我在外面就只写过这么一封信。”

“那，有没有同党？就是说，你在写这信时有没有向谁吐露过？商量过？”

“没有。要说同谁商量的话，就是那次从家乡回来后看了好多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选集后才决定写这信的！”

“胡说！”章预审员拍了下桌子吼道。

“我没有胡说！”方明连忙替自己辩解。“我看过好多马列主义著作，书里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消灭剥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现在社会上的情况怎样？城市居民供应不足，农村社员……”

“我不要你说目前暂时存在的社会现象，我要你交待你犯罪的同谋人，也可检举、揭发与你此案无关的案情。我们的政策，其中一条是‘将功赎罪’，由你的检举挖出了别的罪犯，你就立了功，就可赎罪，免于起诉，还可立即出去！”

“我知道我当然会说，可我只喜欢看书写字，别人的事从不过问，更不知道他们的犯罪活动了。”